

古龙情侠系列武侠小说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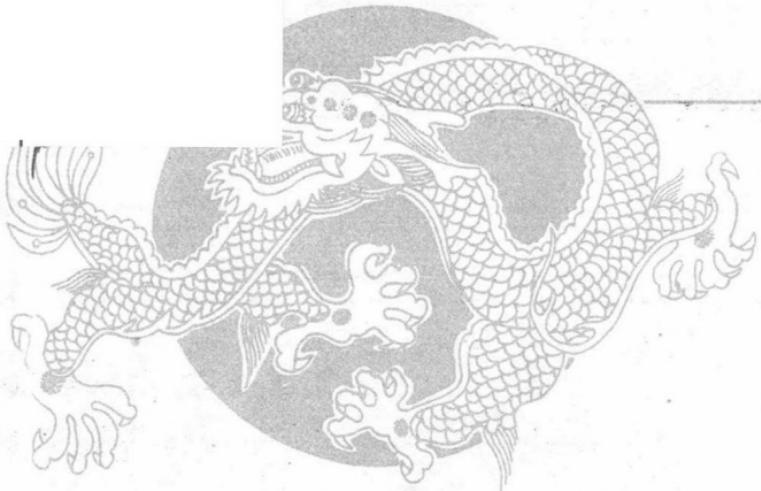
情天剑痕

〔台湾〕古龙著

黄山书社



卷一



情天劍痕

上

古龙情侠系列武侠小说

责任编辑:黄 杉

封面设计:李碧华

情侠系列——《情天剑痕》

古龙 著

*

黄山书社出版发行

(合肥市金寨路 381 号)

新华书店 经销

广东科普印刷厂印刷

开本:787×1092 1/32 总印张:74 字数:1517 千字

1996 年 2 月第 1 版 1996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:00001—10000

ISBN 7-80535-760-9/I·128

总定价:103.50 元(本套:21.00 元)



古龙本名熊耀华 1937—1985，原籍江西。古龙毕业于台湾淡江大学外文系，是台湾著名新派武侠作家，闻名中外。他自从1960年创作【苍穹神剑】、【情人、看刀】始，一生共写了近七十部武侠小说，影响巨大。其代表作有【快活】系列、【杀手】系列、【风云第一刀】、【绝代双骄】、【楚留香传奇】系列、【陆小凤传奇】系列等。

古龙*先生



内容简介

侠名远播、威震天下的“七指神龙”龚耀武在神龙堡中举行七十大寿庆典，武林中诸多门派的掌门、帮主前来贺寿。就在喜气洋洋的寿宴进行之际，龚耀武及其家人竟在瞬间被神秘地杀死，在场的武林高手莫不感到吃惊，他们无可奈何，怏怏而散。昔日威震天下的神龙堡就这样突然的消失了……龚耀武的儿子龚明被一位叫“老不死”的高人救出，高人嘱他远逃。从此龚明流落江湖，饱尝千辛万苦，最后在奇遇中练就了武功。他凭借自己的高超武艺，历经艰险，终于弄清了父亲被杀的原因。原来其父年青时夺了朋友之妻“艳尸”，继而又抛弃了。悲愤至极的“艳尸”苦练武功，终于用绝技杀了负心人。

全书以龚明逃难为线索，敷演了一个个曲折离奇的故事。读者通过龚明的逃难，目睹了武林中各帮派之间的是是非非、恩恩怨怨及由此发生的争争斗斗。

目 录

| | | |
|-----|-------|-----|
| 第一章 | 神龙遭水淹 | 1 |
| | 九毒出孽徒 | |
| 第二章 | 金夺伤身 | 38 |
| | 惨变伤心 | |
| 第三章 | 连心三尸恶 | 78 |
| | 明艳双姝奇 | |
| 第四章 | 碧潭赭石诡 | 103 |
| | 白玉宝杖威 | |
| 第五章 | 手握生死令 | 144 |
| | 人陷进退难 | |
| 第六章 | 地痴喜脱困 | 178 |
| | 少侠遇良机 | |
| 第七章 | 更番生死险 | 231 |
| | 两代恩仇缘 | |

| | | | |
|------|----------------|-------|-----|
| 第八章 | 古墓幽女艳 高楼夺宝惊 | | 274 |
| 第九章 | 高楼夺杖恨 斗室死亡争 | | 314 |
| 第十章 | 宁杀全情爱 姑容待复仇 | | 362 |
| 第十一章 | 池畔激斗起 冰洞佳话留 | | 411 |

第一章 神龙遭水淹 九毒出孽徒

灯烛辉煌，如同白昼。

一张长约八尺，宽约五尺的紫檀木大案上，更是珠光宝气，炫目之极。正中，一尊用纯金打成、高约四尺的寿星，铮铮地发着亮光。在金寿星的旁边，是一株高约三尺的珊瑚树，红得象火一样，而放置在案上的其他奇珍异宝，更是美不胜收！

嘻哈的谈笑之声，不断地传了出来，而一个苍劲有力，绵绵不绝的笑声，更是震得人耳际“嗡嗡”作响，一听便知那发出笑声之人，内外功俱臻绝顶。那是一个顶门光秃，身材高大，面色红润的老者。围在他身边的，约有七八个人，个个气吞山岳，一望而知是武林之中数一数二的高手。

在两只比手臂还粗的巨烛之中，有一幅红幛，红幛之上，贴着老大的一个“寿”字。大厅之中，约莫有百来人，闹哄哄地坐在圆桌之旁，桌上已然摆好了杯、碟、箸，只有那老者附近的七八人，尚未就座。

只听得那老者又是“呵呵”一阵大笑，说道：“今日老夫贱辰，难得各位屈驾光临，老夫实是感激不尽，这上首之位，当然要请白雁桂冲，桂兄来坐。”

只见一个身材矮瘦，但是一双眼睛，闭合之间，却精光四射的老者，立时一笑，道：“龚兄说错了，舍却武当赤阳道长之外，谁敢上坐？”

一个满面红光，领际插着一柄火也似，隐闪着异光的拂尘的老道士一声长笑，道：“桂朋友，从何说起？武学正宗，首推佛门，东普陀紫竹神尼，才能当此位。”一面说，一面向一个身材高瘦，形如枯竹的老尼姑，指了一指。

那老尼姑双掌合十，高宣佛号，道：“方外人怎敢僭越？还是雪山四皓之首，齐飞檀樾坐上首的好。”在老尼的身旁，正是一个满头白发的老者，闻言“呸”地一声，道：“老尼姑，你可是想挨打么？照我看来，华山派掌门、金扇铁掌司徒异，司徒先生，才该坐上位。”那金扇铁掌司徒异，看来乃是一个中年文士，腰际插着一柄长约两尺，金光闪闪的折扇，冷冷地道：“齐老大，你这是在有意取笑么？”

齐飞一瞪眼，道：“我好意叫你上坐，怎是取笑？”看来，他们两人之间，有些心病。

那秃顶老者，又是“呵呵”一笑，说道：“老夫所备水酒，虽不甚丰，但是各位既然来到，自然也要饮一杯水酒才走，这样你让我让下去，何时得了？”

那老者姓龚，名耀武，外号人称七指神龙，南七省武林人物，便是以他为尊，侠名远播，威震天下，正是此间主人，今日是他七十大寿，武林中人，齐集在这神龙堡中，被邀与主人一桌的，全是武林中第一流的高手，他们相互之间，虽然在各自谦让，但是心中，却实在各自在对对方不服气。七指神龙讲完之后，竟无人开口，沉寂下来。



正在此际，突然听得一人尖声道：“你们不必争了，还是让我来坐这上位吧！”那声音的发出，并非由大厅中发出，而是从老远传来！

而且，那声音才起之际，人人都可以听出，离大厅还是颇远，可是一句话未曾讲完，声音却已然来到了大厅的门前，来势之速，实是难以形容！

当那几个高手，各自在谦让之际，实际上已然在各较功力。每个人全都运其本身真力，将声音迫出，他们的声音，可以传出二三里外，实是不足为奇，奇的乃是来人的口气之大，实属罕见！

要知道紫竹神尼、赤阳真人、白雁桂冲、司徒异等人，全都执掌一门，本身也各自身怀绝技，他们尚且不敢贸然上坐，那人却老实不客气地要众人将上座让他，口气之大，实是罕见！

因之，大厅之中，立时静了下来，人人都转过头向门

旁看去。

只见门口人影一闪，一个人已然拖着一双破毡鞋，“踢嗒”之声不绝，走了进来。那人的衣衫破烂，两只衣袖处，甚至已然破得丝丝缕缕，但是却洗得甚是干净。右手，提着一只破布包，左手，拄着一枝拐杖，中等身材，面目平庸，约有五六十岁年纪，看来实在丝毫也没有出奇之处！

七指神龙龚耀武的声名虽盛，但是闯荡武林数十年，死对头却也不少，有几个巨恶大恶，虽然曾败在七指神龙手下，但是却一直想伺机报复。

虽然，如今神龙堡上，高手云集，有什么人想来生事，无疑是自讨苦吃，但是如果有什么事，总是扫了兴致，因此七指神龙龚耀武，早已派了门下三大弟子，守在堡外，来人一到神龙堡门口，便需传名通报，延请入内，否则，绝进不来，可是此际，那衣衫破烂的老头子，突如其来，事先一点迹象也没有，而且一进大厅之后，满座高手，竟没有一个人认得出他是谁来，心中不禁尽皆诧异不已。有两个神龙堡中弟子，连忙迎了上去，问道：“阁下，是——”

那两人假作迎了上去，实则上是想阻住那怪老者的去路，不令他乱闯。

可是那两人才讲出了三个字，那怪老者突然地身子一扭，在直线行走之间，猛地拐了一个弯，“刷”地绕了一个半圆圈，竟在那两人身旁，绕了过去了！

那一下身法之怪，行动之快，那两人根本没有弄清是怎么一回事，只觉得眼前一花，人已不见，连忙回头看时，那怪老者已然来到了七指神龙龚耀武等一干高手的旁边！

那两人迎上去的地方，离那些人，少说也还有两三丈的距离。真难想象那怪老者是怎样能在电光石火之间，赶向前去的！

那两人一愣之间，七指神龙已然一挥右手，令他们后退了开去，龚耀武早年，在与大漠双户激斗之际，右手曾失了三枚手指，只余大拇指和食指，他“七指神龙”之名，便由此而来。

当下七指神龙心中，也是惊疑不定，朗声问道：“阁下此来，莫非也为老夫贱辰么？”

那怪老者“哈哈”一笑，道：“不错，送上些少礼物，还要讨杯酒喝，礼薄得很，尚祈不要笑话咧。”一面说，一面将手中的破布包袱，向龚耀武递了过去。

龚耀武一见，浓眉微蹙，心中已然大是不愉快了。

七指神龙在武林之中，名声极高，此番七十大寿，武林中高手云集，所带来的礼物，也莫不是争奇斗丽，大多是罕世异宝，更有一些，乃是可遇而不可求的武林奇珍，排列在那张紫檀木案上的，便全是贺礼。

可是那怪老者，却送了一个破布包袱！

当下龚耀武强笑一下，将破包袱接了过来，只觉得轻飘飘地，也不知道是什么东西，他也懒得打开，手扬处，

那包袱便平平向前飞出，飞到那紫檀木案上，突然向下落去，刚好落在案上。

那怪老者点头道：“不错！巧劲用得恰到好处，但不知能否保得住神龙堡？”

那老者站在七指神龙龚耀武的面前，所讲的话，声音又颇低，除了龚耀武一人之外，只怕谁也未曾听到。龚耀武一听，心中不禁为之一动，正要问上几句时，那怪老者已然老实不客气地，一大步跨出，来到了上首的座位上，要坐了下去！

可是，他尚未坐下，突然听得一人冷冷地道：“且慢一慢！”

那怪老者半伛偻着身子，抬起头来，道：“肚子饿了，吃饱了好睡觉，还慢什么？”

那讲话的，正是华山掌门，金扇铁掌司徒异，只听得他道：“阁下高姓大名，尚未请教。”

那怪老者“哦”地一声，道：“我当是为了什么。”一面说，一面竟自坐了下去，司徒异的面色微变，他明是问那老者的姓名，实则上，却是不让他坐上首，若是稍曾在武林中走动过几年的人，本来，都可以知道这一点，可是那老者却仍然坐了下去！

司徒异生性甚是狭窄，面上突然变色，也是自然之事，只听得他“嗳”地一声冷笑，正待要开口时，突然听得“乒乓”一声响，那老者竟已仰天跌倒！

金扇铁掌司徒异猛地一怔，定睛看时，心中也不禁为之一呆。

只见那老者已然一骨碌地爬了起来，可是那张紫檀木的椅子，却已然四分五裂，碎成片片！

这一手功夫，实在并无什么出奇之处，不要说是这里的七八个高手，便是一些二三流的人物，也是一样可以做得到。

可是令得司徒异感到吃惊的，乃是那张椅子的四条腿，仍然兀立地上，而且，陷入地上所铺的青砖，足有半尺来深！

那老者站起身来，笑道：“小龚，你还与我老人家来开这个玩笑作甚？”他一开口，众人一怔，因为龚耀武年已七十，德高望重，但是他却称他为“小龚”，自称为“老人家”！

如果那怪老者不是有心前来生事，怎会出口如此之不逊？只见他一面说，一面将手中所握着的竹杖，在地上“拍”地一顿，那条竹杖，立时没入青砖之中尺许。那老者看了一看，道：“还太高！”

伸出手来，在竹杖之上，轻轻按了一按，那竹杖又陡地入地尺许，露在外面的，已然只有两尺来高，也未见他如何动作，身子突然笔直似直，向上拔高了两尺，右足已然踏在杖上。

他右足一踏在杖尖上之后，身子便蹲了下来，将左足

踏在右足的足背之上，竟自全凭一杖之力，安安稳稳地蹲在桌边，这才一笑，道：“老头子自在惯了，还是这样好得多！”

那怪老者的动作，快到了极点，一面讲话，一面行动，前后总共只有三句话的工夫，人已然蹲定了，旁人连插嘴的机会都没有！眼睁睁地看着他高居上首！

七指神龙心中虽然发怒，可是见那怪老者竟然能以这样的一个怪姿势，安安稳稳地蹲在一枝竹杖上，当真是闻所未闻之事，只得强笑一声，道：“好，总算有人坐了上首了，但不知阁下如何称呼呢？”

那老者咧嘴一笑道：“瞧啊，我倒忘了。我姓老的。”

他只讲出了一个姓，众人便已愕然，姓老的人，虽然不是没有，却极是罕见。

只听得他又摇了摇头道：“名字可不很好听，叫着‘不死’，合起来，便叫作‘老不死’！”众高手听了，眉头尽皆一皱。

既然有人坐了上座，他们也没有什么再可以客气的，也已然各自坐了下来，心中尽皆暗忖，哪有人取这样一个名字？

那老者却已然端起了酒杯，道：“喝啊！”一仰脖子，自顾自己然干了一杯。

七指神龙双掌一击，早已伺候在侧的仆役，便将菜肴，送了上来。

此际，整个大厅中人，心中莫不在暗暗踌躇，不知那自称“老不死”的人，是什么来路。只见他象是饿了几天未曾吃饭似地，狼吞虎咽，吃相又难看之极，没有多久，雪山四皓之首，白头翁齐飞，已然忍受不住，突然问道：“阁下老不死之名，想必是以后改的了？”

老不死一面大块吃肉，一面含糊不清地道：“不错，百岁以后，我便自称老不死。”

齐飞一声长笑，冷冷道：“不知阁下高寿几何了？”

老不死道：“连我自己也记不清了！”

齐飞冷笑一声，道：“这样，当真可以算是老而不死！”齐飞一言一顿，讲了出来，那老者却满不在乎，道：“彼此彼此！”

齐飞气得面上变色，但是碍着主人，却又不便公然翻脸，想了一想，手一伸，端起酒壶来，道：“在下敬尊驾一杯！”老不死右手挟菜，左手取起酒杯来，连道：“不敢，不敢。”

众人心知，白头翁齐飞，是借敬酒为名，要令老不出一下丑。

众人对老不死也都感到极为讨厌，若不是今天是喜日，只怕任何一人，也早已出手！齐飞雪山一派的内功，刚柔互见，极是厉害，让他出一点丑也好，因此座间，并无一人出声。

只见齐飞左手一伸，“拍”地一声，突然按在酒壶的壶

盖之上。

他的左手才一按了上去，便听得“嗤”地一声，极是尖锐的破空之声，一股酒箭，已然自壶咀之中，激射而出，虽然是一股细小如指的酒箭，可是却隐隐带着“轰轰发发”之声，声势极为猛烈。

老不死象是视若无睹，只是将酒杯略略一侧，去承受那股酒箭，一面，仍然向桌上菜肴，挟之不已。

那股酒箭的来势，何等快疾，电光石火之间，已然向酒杯射到！

需知白头翁齐飞，已然是蕴上了七成功力，虽是一股酒，力道之大，也已然是惊世骇俗，如果一个接不住，闹一个人仰马翻，还是小事，功力稍差的，还可能因之立受极重的内伤！

众人正是一心一意，看老不死出丑，可是，就在酒箭，射入杯口的那一瞬间，只听得“托”地一声轻响，老不死手中酒杯的杯底，突然整个地跌了下来。

那酒杯，乃是上佳江南名瓷，若是双指一用力间，将之捏碎，只怕一个丝毫不会武功的人，只要力大些，也可以做得到。

可是此际，老不死手中的酒杯，完全无损，只是杯底跌了下来，却有点匪夷所思！

说时迟，那时快，只见那股酒箭，劲力丝毫未衰，已然透杯而过！